

希代 大眾小說 全集

相親三部曲

藍雁沙

作品集(21)

希代大眾小說
全集

藍雁沙作品集
KB21

相親三部曲

 希代書版集團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相親三部曲／藍雁沙著．——第1版．
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希代大眾小說全集）（藍雁沙作品集；KB21）
ISBN 957-544-840-5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8139

相親三部曲

作者：藍雁沙
發行人：朱寶龍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年10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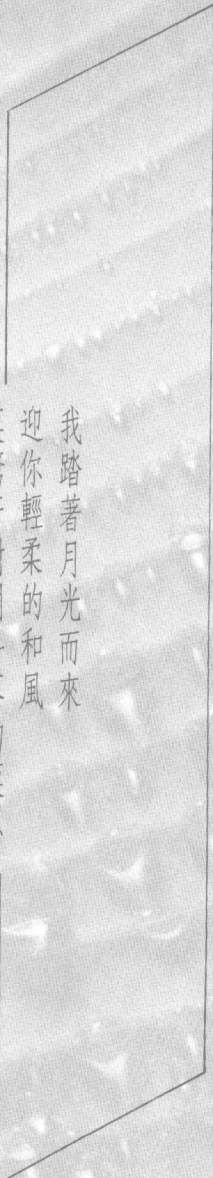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840-5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我踏著月光而來
迎你輕柔的和風
莫驚訝樹間抖落的嘆息
因為如此
我才能讀出你眼中
愛的言語

告別的歌

藍雁沙

不想再說任何挽留你的話語了。你就這樣頭也不回地離開我，遠遁到我所接觸不到的世界。如此突然且毫無預警，教我驚惶失措而來不及找出一句話和你話別。

我真的不明白，在我已然明顯的表達出我對於你的傾慕之際，你為何還能如此的無動於衷？當周遭所有的人都用憐憫的眼光望著我受你冷落而疼痛的心事時，你怎麼還能硬起心腸走出去，沒有給我一句話？是不是過去的相知都已如鏡花水月般的消失無踪了？你何其忍心啊！

你知道我是如此拙於表達內心的情意，以致我無法坦然的對你說出我的愛，但那並不表示我就會少愛你一些些。而這些說不出口的情愫都轉換成了更濃厚的苦澀、癡戀，經過一再的沉澱累積，終成我胸口永遠揮之不去的悸動。

一直沒有忘記那最初的邀約，但是卻不知道有沒有實現的一天了？你如舟子遠颺，而我，也將要啓程走進人生的另一階段。我只是要讓你明白，你是我這段紅顏心事的主角，雖然沒有結果，但我並不後悔。我明白感情不是解方程式，不是代人X或Y即可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

只是我一直忘不了那天早晨；在你即將遠離的那天，你突然對我綻放出如此溫柔的笑靨。我忘不了，它一直在我腦海中一次又一次的播放，直到我筋疲力竭而沉沉入睡。

爲什麼要對我如此殘酷？留下那驚鴻一瞥的溫柔，教我遲遲走不出你所佈的魅障！在我決定將你當成我年輕歲月的一次感動之後，卻又如此纏綿的糾纏我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

不想再說任何挽留你的話語了。我只會在星夜遠眺你的方向，默默的聆聽那首令人神傷的告別歌，一遍再一遍……

相親三部曲



第一章

「二呆，你昨天被『我武維揚』打的手心，今天還會不會痛？」架著沉重的近視眼鏡，打著電動玩具國中生模樣的少年，頭也不抬的問著跟他穿同樣制服的另一位少年。

「少笨了！田雞，我在他在抽我之前就先抹生薑了，這是土豆教我的，你不知道嗎？」二呆用細竹籤挑著鹽酥雞中炸得香香的九層塔。

「土豆？你們真是不夠江湖道義，根本都沒告訴我，害我被打得痛死了，到今天還在痛！」田雞埋怨的嘟囔著，和二呆一起走進有著長長櫃檯的補習班大門。



「嗯，冰店西施在那裏！」二呆推推猶不住嘀咕著的田雞，示意他往櫃枱看過去。

田雞推推鼻梁上沉重的眼鏡，不太自在的挨近二呆。「二呆，你別說出我昨天被『我武維揚』抽的事！」

「我知道，你也別說出我被打的事。」二呆也壓低嗓門，低低的叮嚀著田雞。「要有江湖道義！」

「成交！」田雞說著在背後伸出手去，在握手的一剎那，他們因手心的紅腫，不約而同的倒抽了口氣，但仍力圖鎮定的面對那個正忙碌的算著講義，且用牛皮紙袋分裝成袋的女郎。

「嗨！田雞、二呆，你們今天怎麼這麼早到？我武維揚沒有留你們下輔導課之後再考數學啊？」女郎抬起頭露出溫柔的笑容，詫異的看著面前兩個不太自在的小毛頭。

「唉！今天是秋後大算帳。我們班這次月考的平均成績比隔壁班少一·九分，我武維揚都快吐血了。所以他整天一找到機會就開始訓我們，不然就修理我們。」田雞扮了個鬼臉。「是啊！我看我們班這回完蛋了，班上有些女生都被打哭了。」二呆見田雞跨上前去，

趴在女郎面前的櫃檯上跟女郎說著話，他也不甘示弱的依樣畫葫蘆。

女郎露出同情的表情。「哎呀！那你們班不就很淒慘了嗎？」她抬起頭看著牆上正敲出六下的掛鐘。「你們還不快進教室，要開始上課了。」

田雞跟二呆這才抱起沉甸甸的書包，準備往樓上跑，但這時女郎叫住他們。

「田雞、二呆，幫我把理化跟數學講義帶上去！」她說著將那兩袋講義向他們拋過去。田雞跟二呆原本面帶微笑的舉起手，但在厚重的講義觸碰到手的一刹那都發出了聲悶哼，露出不太自然的表情，咬著牙看著彼此。

「你們怎麼啦？」女郎自己也捧著一大疊的講義，在經過他們之時，怪異地看了他們一眼。

「沒……沒什麼！」田雞跟二呆使著眼色，很快一溜煙的朝樓上跑去，女郎聳聳肩，將講義一一放在後面各個老師的桌上，再回到櫃檯坐下，忙碌的改著考卷。

女郎有著恬靜的瓜子臉，兩道眉毛彎彎地躺在圓圓的杏眼上方，一笑起來眼睛眯眯的如兩葉小舟。高挺的鼻梁配著一個微噉的櫻唇。她身材高挑，是那種天生骨架大且完美的體

格，手腳細長，動作俐落。頭髮輕輕柔柔的齊肩披著，額上則覆蓋著油亮的劉海。

電話鈴聲刺激著她的神經，她反射性的伸手提起電話，「喂，紅綾，妳在忙？」還來不及說話，對方就已經一陣哇啦哇啦的傳來噪音。「我昨天跟花店的沈太太在市場碰到，她說她有一個外甥，她……」

「媽，我現在很忙咧！」紅綾翻翻白眼，媽媽又來了！「我得把考卷都改好，還得去印講義。」

「只有妳一個人？那紅葉跟紅娘呢？」

「紅葉大姊去保險客戶那裏，紅娘二姊送產品去給客戶。媽，妳是要找大姊跟二姊對不對？我叫她們一回來就回家去好了。」紅綾說著幾乎就想把電話給掛了。

「不用啦！找妳也是一樣啊！」曾王友昭笑臉盈盈地說：「反正妳大姊跟二姊相親也相了這麼多次了，我看這次就換妳去吧！」

大驚失色的紅綾差點把話筒給掉了，她結結巴巴地開始口吃，「媽……媽！我現在才二十七歲……就去相親會不會太早了點？更何況……大姊跟二姊都還沒嫁，我……我急什麼

啊？」

「唉！說到紅葉跟紅娘我就煩惱，兩個人都老大不小了，整天就只曉得賺錢。拖到現在還不結婚，難道要留在家裏當老姑婆？」曾王友昭又著西瓜，眼角則是瞄著在冰店裏看漫畫的一羣國中生。

「媽，大姊二姊要當單身貴族。這年頭女人又不一定非嫁人不可，再說她們的事業都那麼成功，嫁不嫁人又有什麼關係？」紅綾將面前的考卷推到一邊，乾脆捺著性子的和老媽說話。

「女人要什麼事業？等到老了，光有事業有什麼用？還不如趁年輕嫁人，生幾個小孩，這樣才是正途嘛！」

「媽……」紅綾正要說下去，一眼見到甩著鑰匙走進門的人，她眼睛一亮，隨即將話筒遞過去。「二姊，媽要找妳。我很忙，妳跟她聊吧！」

曾紅娘苦著臉的接過電話。「喂，媽？我送妳的保養品用完了沒有？我剛才又去進貨，待會兒送一套回去給妳喔！」她瞪了在一旁偷笑的紅綾一眼，然後目瞪口呆的聽著電話。

「媽……有沒有搞錯？我是紅娘吔！真要相親的話，大姊比我更急吧？畢竟她比我大嘛！我搶什麼搶？」紅娘用手掠掠她浪漫的小波浪捲長髮。她也有張跟紅綾相似的瓜子臉，五官則比較平庸，但憑藉她高明的化妝技巧，她還是渾身充滿女人味地可以令很多見過她的人，都對她印象深刻而念念不忘。

「教師？拜託，媽！」紅娘伸直她尖銳塗著嫣紅蔻丹的指甲，仔細地端詳著。「哎呀！我的指甲斷了一隻了啦！媽，我要去修指甲了。」

但是曾王友昭似乎仍不想放過她黑名單中的第二號，她仍持著話筒，嘮嘮叨叨的在桌子間穿梭著收拾盤子跟杯子。

「媽，我真的不想去相親嘛！妳看我已經相了十幾次啦！每回跟那些男人大眼瞪小眼的，我就覺得自己像是豬肉攤上的五花肉或排骨肉，擺在那裏任人挑選殺價。」紅娘捏起一塊紅綾放在櫃枱上的牛奶糖塞進嘴裏。

站在影印機旁影印講義的紅綾，忍不住噗哧一聲的笑了出來，惹來了紅娘的白眼。

「好，我知道。大姊回來我會叫她打給妳的。好不好？我得去準備上課啦！」紅娘說完

站起身子，朝對面的欣欣小吃店望過去，莫可奈何的朝那個站在門口對著這邊張望的短胖中年婦女揮揮手。

「二姊，媽又開始找人給妳們相親了，我看妳跟大姊真的是在劫難逃。」紅綾將印好的講義搬到櫃檯上，然後再開始印另一份。

「更正。不是『妳們』，是『我們』！媽說妳也老大不小了，所以這回妳也有份了。」紅綾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茶，她睨著臉色開始發白的紅綾。「想開點，相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嘛！像我跟大姊都已經身經百戰，練就了一身好本領。」

紅綾頭皮發麻的盯著桌面。「二姊，求求妳不要說下去了。我現在滿腦子就只想到妳剛才說的『豬肉攤』……」

紅綾挑起眉拍拍么妹的臉頰。「嘖嘖，可憐的紅綾，二姊告訴妳一句八字真訣，保證妳攻無不克、戰無不勝！跟妳老姊們一樣——老神在在！」

「什麼八字真訣？」紅綾摸著額頭，虛弱地問。

「簡單。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！」紅綾帶著神祕的笑容說著，一搖一晃的朝樓上走去。

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……」紅綾喃喃地說著，一臉茫茫然地望著對面的小吃店。



欣欣小吃店是她們的母親曾王友昭用來撫養她們三姊妹的生財方式。自十五年前她們的爸爸曾阿地因車禍過世之後，她們母女四人相依為命，一晃眼也過了十幾個年頭。而從小困苦的生活，也使得大姊紅葉跟二姊紅娘都養成一心一意只想賺錢的心理。

對於男人，她們不是不理睬，但只有在他們要向紅葉投保，或是向做直銷的紅娘買東西時，才會受到比較文明的待遇。否則，對身為保險公司裏理的紅葉而言，男人是虎視眈眈想搶她寶座的競爭者；而對成功的寶石級直銷商的紅娘而言，男人只是一羣覬覦她豪華大車的臭男人，他們只會用帶著酸葡萄的口吻羨慕著她的成就。

總歸一句話，對曾家那前兩位名利雙收的女兒來說：男人只是一種裝飾品而非必需品。尤其是一些外表還像人樣，但實際上一肚子草包，嘴裏只會言不及義的說些没啥建設性蠢話的男人。她們的觀點是——寧缺勿濫！